

## 敬惜字纸话今昔

观察家

◎李广志

记得小时候,我踩过地上的一张报纸,母亲严厉地告诫我,不要践踏带字的纸张,否则将来会不识字的。我信以为真,从此每遇脚下有带字的纸,再不敢踏过,不是敬而远之,就是拾起来放好。

后来了解到,母亲的教诲含有深刻的文化背景。中国人向来敬重文字,珍惜写有文字的纸张。汉字从形成之初,就披上神秘的色彩,仓颉造字时,“天雨粟,鬼夜哭”(《淮南子》)。古人认为敬字纸是首善,重字文能达天,文字具有灵性,可通神明。明清以来,社会上开始流行“敬惜字纸”的习俗,字乃上古仓颉所造,神灵所感,无论何种形式,都不可乱扔,如发现废弃字纸,最好的方式是拾起来焚烧。继而出现大量劝人敬惜字纸的善书,如《惜字文》、《文昌帝君惜字文》、《文昌帝君惜字十八戒》等。这些劝善文,融入儒释道三家教义,宣扬敬惜字纸之贵,积善惩恶,敬惜字纸信仰一度风行于世。随之,各地纷纷建起焚字炉,供人焚烧字纸。焚字炉,又称惜字楼、字纸炉、字纸亭、敬字亭、惜字亭等,有的建于祠堂庙宇之内,有的建于街头巷尾或公共场所。

不久前,我在象山石浦老街考察时,无意中看见一座保存完好的惜字亭,多年来的惜字纸文化情怀立刻涌上心头。此亭位于街边的财神弄入口处,外侧有一尊财神龕。据说石浦当地百姓也有尊重和珍惜文字的习俗,若发现写有文字的弃纸,就会捡起放在惜字亭内焚烧,因字亭紧靠财神龕,也兼焚烧供财神的香烛经卷。惜字亭为长方形,高2米多,宽约1米,离地一米处为焚烧炉,炉门设置成葫芦形,寓意子孙万代,繁茂吉祥,福禄长寿。亭体两侧石柱上刻有一副对联,上联为:恶其弃于地;下联为:惜之贵若金。横批为:敬惜字纸。

亭体一半镶入墙内,底部采用浅浮雕,雕有

松鹤延年图案,两侧雕刻有花朵,顶部刻二龙戏珠图案。石浦的惜字亭,是极其珍贵的历史遗存,它不仅是石浦地区盛行敬惜字纸习俗的有力见证,同时也是中华汉字文化史上的一个强有力的物证。

另外,关于宁波地区敬惜字纸民俗的记载,还有两处,它们均为石刻碑文。一处为收藏于海曙区白云庄的《惜字说并跋》,形制为贴石,高1.02米,宽0.41米,石中间断裂。刻制年代不详,但题跋记载,此贴为“古董弟子卢云路敬勒”。内容同样以敬惜字纸为主,碑文主张惜字祈福,“字乃天地间之至宝,成人功名,佐人事业,开人识见,为人凭据……以天地间之至宝,而糊墙裹物,拭秽然灯,不几大损福分乎?”另一处,存于宁波市海曙区观宗寺天王殿外围墙上,是民国十一年(1922)造的贴石,题为《文昌帝君惜字宝训》,高0.5米,宽1.35米。碑文劝人们不要忽视字纸,“轻贱字纸,则有天罚;敬惜字纸,则有天赏。天下士民肃听吾命,其有以字纸裹物者,子孙愚蠢;其有以字纸拭桌者,子孙卑贱;其有以字纸糊窗糊筐者,子孙穷困”。

讲究因果报应,劝善止恶,是许多惜字文的普遍特点。在古代,敬惜字纸是一种道德规范,至今老辈人的头脑中或多或少地保留着这一习俗。

敬惜字纸习俗不仅在国内盛行,也传到了日本、韩国、新加坡和美国等地。1838年,琉球国颁布命令,要求政府部门、学校、寺院、村落,都必须建造焚字炉。琉球国把敬惜字纸上升到法律层面,可见其影响之深。日本冲绳地区至今仍流传许多敬惜字纸的习惯,并有多处焚字炉遗址。

当下,纸张增多,习字容易了,文字不再被视作具有神力,把字纸当作垃圾,践踏浪费的现象随处可见,这不能说是好的习惯。对照古人,捡回这个不错的习俗,对今天的我们确实是有意义的。



## 乡 愁

思乡曲

◎贾明明

人在他乡,难忍对亲人的思念,难舍对故土的眷恋,每个客居他乡的游子都有一段悠悠乡愁。有人将乡愁写在脸上,将那一道道皱纹刻满;有人将乡愁记在心上,数着一颗颗星入眠;有人将乡愁化作思念,电话一端的问候常能热泪满面。我将乡愁深深埋藏,没有人能看出我的思乡,只有我心里明白自己对故土的爱。

在宁波,吃面食长大的我,几乎与面说了再见,天天吃的是米饭。有人说,你忘记了故乡,有人说,你的适应能力强。我从不解释什么。不是我忘记了黄土地,不是我忘记了故乡模样,更不是我忘记了爹娘。每个人的思乡都不一样。我也想吃一碗家乡的烩面,家乡的馄饨,家乡的小菜。可每次在外面尝试,都吃不出记忆中的味道。吃了它,会淡化记忆中的美味,而我不愿忘记曾经的美味,不愿它被掺杂进别的味道,干脆舍弃面食。或许只有如此,那股家乡的味道,才能以最正宗的方式保存于我的脑海。每每回味,那味道来得纯粹,来得地道。

暖聚焦

## “石骨铁硬”的枣

◎徐琼

“石骨铁硬”这词造得有意思,“石”“骨”“铁”三个名词直接修饰形容词“硬”,意为像“石”“骨”“铁”一样“硬”。“石骨铁硬”是宁波话,也常被用来形容宁波话,“宁听苏州人吵架,不听宁波人说话”讲的就是这个了。

也许就是因为搭上了“宁波”二字,我们在库车宁波双语教师培训中心“制作”的枣子也带上了“石骨铁硬”的印记。

库车10月枣子熟。五六厘米长的是骏枣,一头大一头小,稍微带点酸,肉厚,吃两颗就饱。3厘米左右的是灰枣,椭圆状,个不大,肉紧核小,甜度高。哈密枣呈圆形,占着“哈密”的名字,却没有哈密瓜的甜度,肉也松,是被我们嫌弃的对象。再有一种就是土枣,直径不过半厘米,嚼着吃自然没啥味道了,但泡茶喝却是极好的,土枣价格便宜,基本不需要买。去买枣时说句“老板送点土枣呗”,老板就会抓一袋送你。

熟了的枣子还要在枝头“展览”上个把月。北风渐寒,霜冻频频,枣子的形貌慢慢地由丰满变得干燥,继而出现浅浅的“皱纹”。但它们绝不腐烂。过季不采,腐烂枝头啥的,那是南方矫情的果子才做的事。

或打,或采,或落,枣子真的“熟”了。卡车装着、驴车赶着,板车拉着,半干的枣子听天由命地被分去加工厂、批发市场、早市。

树上摘下的枣子是不能直接运往浙江的,气候条件不同,到了浙江不是霉了,就是馊了。它们必须得进工厂加工或者再风干。为了保证原生态,我们选择“再风干”。培训中心“手工作坊”的忙季来了。

客房统统打开,床上用品收了,窗开了,地板擦了,过道也整理了——枣子还没来,地方已经给它们准备好了。

出入批发市场、早市。选枣,讲价。范儿是必须要有的,哪怕只买10公斤也要装出要买1000公斤的派头。霞挽着头发,穿着职业装,踩着高跟鞋,戴上墨镜,挎着小方包优雅地穿梭在枣山之间。“要几吨?”枣农凑上来问。“吨”这一量词着实让霞有些颤抖,但必须镇定。“怎么卖?”霞问。“批发12元1斤!”霞回来跟我们说这个价格的时候,我们都惊诧了,可惜我们买不了这么多,这价格跟我们一点关系都没有。

枣子10公斤,20公斤地驮回来了。都是从枣山里一颗一颗高价挑出来的精品。客房早已成了枣房。骏枣个大,不容易干,放在靠暖气片近一点的位置。灰枣皮厚不怕压,地方若不够了,堆在一起也无妨。过道上弥漫着甜腻腻的香气。除了枣香,还有泥土的气息,还有枯枝的芬芳。原生态的“灰枣”自然是灰的,“骏”枣自然不“俊”,一个个灰头土脸的。可在我们的眼里,它们是那么饱满,瓷实,一个个犹如和田籽料般可爱。

一天看三遍是起码的。早起推开枣房门,哦,乖乖的,一个个都“睡”得挺好。中午有的是时间,替它们翻个身呗,换个位置呗。晚上还得看一遍,窗户是关着好呢,还是开着好呢?这个问题着实让人纠结。

枣子的个头慢慢变小,皱纹越来越深,捏一捏,够硬,到南方绝对不会坏的,收了,还是软软的,继续风干。终于全干了。收!“石骨铁硬”的碰撞声真叫人听着心里踏实。

灰扑扑的枣子要运往南方了。家里人知道的,沾着泥土的“石骨铁硬”才是好东西。亲戚朋友呢,我的小朋友们也许会因为它们没有那么貌美而被嫌弃吧。那就擦枣吧——

擦枣绝对是体力活。先把枣子分批放进由几块竹炭毛巾做成的大袋子里,来回甩。放多了不行,甩不动,放少了,费时间。甩重了不行,“石骨铁硬”的枣子会受伤,甩轻了也不行,风干后的泥土可是顽固得很。甩过的枣子,比原先干净不少,但两头和褶皱部分的泥土仍旧在。那就得比耐心了。女人们围在一起,一人一把小凳子,面前摆上一箱半净的枣,拿小布慢慢擦,拿干净的牙刷细细剔,边聊边擦,活像是妇女们集在一起打毛衣。睦邻友好,互帮互助,这时候就体现出来了。谁家枣多,枣少的帮着。谁手脚慢,手脚快的帮着。

一切就绪,装袋装箱。“石骨铁硬”的枣子向南方进发啦。

总第5770期 投稿邮箱: essay@cmb.com.cn 摄影 贝思米